海浮山堂文稿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三

叙下

送恭戎莘野嚴公拜神樞營副將叙

皇上聖神文武覆幬萬方玄化霈流毋烽絕警宰臣殫 廟謨之大計本兵慎閫帥之重選運凞而威不弛道乂而政維新 明良之會千載一時豐隆之治日異而月不同者矣由是材勇嚮用債帥削迹折衝有人武備亡闕中外將佐赳赳桓桓環衛 禁垣碁布要

害舉得其選而厝天下於磐石之安者胥此焉賴是歲夏六月以分守紫荆關叅戎嚴公爲署都督僉事充神樞營副將夫今之京營漢之南北軍唐之十六衛宋之四廂也 天子六軍必有材官佽飛趫乘挽彊之士緹騎闌錡之兵以夾峙宮省拱護 宸極必有將軍之推環尹之任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逸勞統句陳之衛居嚴邃之地自非沉謀勇敢之將莫稱兹選嚴公

之守紫荆也尚諫習戰謹牒蒐威善拊揗士
卒而得其懽心三時耕稼則稂穮耡耒散之
田畝徒御不驚衆乃亡擾一時治武則帶甲
相望騎劍兵矢鏦鏦若林虜不敢近雲中之
魏尚鴈門之郅都方之漢名將此殆其流亞
與督撫廵察之臣章後先上奏稱邊最　廷
議遂擢今秩拜　命而行將渡易水而東時
寅所嚴公總釐關務秉憲飭兵後川傅公監
督邊計裕民籌國兩樓陸公奉各官之政董

山澤之役僉以　上命有事茲土於公之行不能已於情也迺相聚而別且屬余以贈言之義云者顧無忘已試而益圖所未副也公必無以豐隆之治而忘其謀無以磐石之安而忘其威無以驕惰之士卒而忘拊循之心振揚之氣由此而昇專閫之寄由此而無負本兵之選舉以翊成　聖君賢相之治化者豈惟公之偉烈寔惟同事於茲者有餘輝焉是以君子貴贈言也

賀涞水少宰陸君受奬叙

士有懷才抱藝而弗獲嚮用於世曰遺賢蕩蕩　聖朝多士彙征聯于有位有遺賢乎哉才試而藝見究於實用不負所以自待而人莫之知雜於庸衆人中亡能旌別曰蔽賢今也紀綱載肅清議有嚴有蔽賢乎哉少宰陸君者今之多才多藝人也感　聖人之化承奕世之光年方弱冠筮仕於涞寔司牧事故吏猾閭意君少不更事貴家驕惰人也而君

遇事通練待人以恭而自檢以禮公私凡百亡敢苟群小乃懾伏是時郡內革群長之役以甦民而太僕使者舊所需費郡亡能革也數遣卒持檄入邑陛梁弗可制司牧者甚苦之君就余謀焉余曰盍謀諸隣乎曰隣有私復舊役者矣有捂尅細民者矣二者之外抑何謀焉吾請以身當之何如遂籍馬從之去久之乃歸竟以私貸償所需而免淶之民弗知也其陰庇乎民者如此既而捧 制臺鄉

至自京師巡行郡縣督徵崇歲馬直如數而
涞邑首當其事小民皇皇莫知所之君宣言
曰此 國計軍需動以萬計吾不能以身當
之矣乃復就余問計焉余曰馬牧於地地歸
於豪強兼并之家今徵若直不先豪強則民
愈病而直愈縮非爲 國爲民之善經也君
曰諾於是始畫三等厲先聲詰侵漁謹會計
數日而報政爲州縣最小民得無流離者豪
強爲之先也乃怨讟睚眦則不得免焉亦豈

非以身當之者乎先是太僕丞兩下嘉獎之典至是而亞卿月川劉公侍御函野溫公欽承 上命將告成事獎檄交至禮遇有加余於是喜君之見知於當道不混於流輩而幸清議之在今日者益以嚴也有君之才美而弗遺於 聖世弗蔽於在位君其能不益自勵以答 清朝報知已乎君履任一歲之間受獎者四人皆榮之而邑敝莫能舉也近以當事之臣議罷司牧者君將有改任之行余

乃始受臺寺諸公之命合而一之述以斯文
以無廢愛禮之意云爾

送淶司馬陸君改任懷遠叙

今天下郡縣所至率彫瘵日趨於弊而圻内
爲甚淶水抵　京師不三舍聲教最先暨而
繇賦亦先之弊滋劇也余往歲罷試事受是
邑之　命顧未聞邑俗都人士僉言是雞犬
之聲相聞旦夕必有使者至又之亡有余無
所問俗一夕少洲陸君過客邸詣余通名曰

涞司馬其余喜曰是知邑俗者來語新令尹乎君逡巡曰民獷嚚蔑法不入邑凡洶洶狺狺在邑者諸大吏遣捕卒也卒令撞吾戶裂曳吾褚絕民莫吾助也吾間道至此謁太僕去矣吾安知民俗哉余曰嘻君姑止勿去余將與君恊恭和衷焉庶少有濟乎君有塡廡君之政勤而不擾介而有容民乃入邑馬大蕃息捕卒不至而諸大吏者顧數數撇余旌禮之余曰君其可以留乎復逡巡曰失執役

於是邑者縣樹於九衢之交也向使十人植之一人拔之則亡有能生者何也地勢使之然也植之誠茂溉之誠勤吾恐拔之者之繼至也余觧之曰拔之者舍之則亦已矣焉知不移而植之崇岡之坳清流之濱哉無何而汰官之　命下君得移懐遠去去之日行色甚落莫而邑之人從之者薄暮悉亡歸余以是益信風俗之壞而幸君之成其去也君平湖世家縉紳華要後先相望君雖不以儒術

進而儒者之業無不習余嘗得覽其家集知其庭訓有自而君之才又足以承之喜談論善吟味每有輕玩名利之心蓋其平日襟期固如此此非但淶之人足以感動之也余少從先君子遊　中都尚憶懷遠舊俗今能無變易乎然固知必優於淶後矣君行矣先其難而後其易民俗相安治効可坐而策也書曰思其難而圖其易民乃寧君雖去淶固不可一日忘其難也以居淶之心而圖懷遠之治

豈不恹恹乎有餘地哉余愧未能變沵之俗而慰君之近良民懷遠之得良有司也於君之去廼以言贈而因以相勉云者猶自不釋於恊恭和衷之義

贈鳳岡熊君之任南陽叙

吾青縣周殷而上爲大國縣秦漢而下爲名郡蓋古今文獻都會云有熊氏之裔有居青之蒲姑者方伯省齋翁舉七丈夫子而亢厥宗廼命克肖二三子徙居勝地相望南北殆

有憂深思遠之至謀焉其在於今則惟長洲
清源之族方茂而蒲姑之子姓微矣蒲東翁
之卜居清源也舉五丈夫子而家聲益振鳳
岡君其震器也孝友謹厚克承厥考而世業
日新吾青之人愈高省齋翁之卓識而清源
薦紳先生顧益重鳳岡君頃鳳岡君之爲司
城也月俸不自給悉籌於家清勤之譽播於
上下待御之獎檄交至矣方思砥礪自奮以
圖尺寸之效而遽以外補人咸惜之君獨怡

然就道無沮色夫余於君姻黨也於其行適執手與之別而語之曰吾青故亡志今志矣於人物而家有省齋翁焉於列女而家有若姊焉兹不有光於吾青文獻哉君之爲司城也以清勤獲知於上下其罷司城也非以清勤戾也執此以往毋替初心爲幕府爲有司恢恢乎有餘地矣又何內外何遠近區別哉君族世有顯人取重鄉評久矣迺今具載列傳且將以風天下後世况近在家庭之間寧

毋思承厥志濟休美哉君之善政繇是而再著是南陽之人甚厚幸也豈寧青郡之光寔惟清郡之光余固不可無一言以別

賀張少渠敘

聖人在位四海極治之世百僚承庥罔有弗底于貫勣迺　皇心亹亹不勸益思樹人立賢之道惟恐遺佚不惡搜羅以靳任使於是嘉納言官疏下冢宰議行之乃有破格之政不次之遷以鼓沉抑之氣而作激昂之心庶

得政行卓異者十人畀之憲司牧令之任有差非鄉里選即府史胥也繇此人人興起思自效於清時而不肖者益沮阸創艾憤其不如卓異者之拔於疇人中也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之效至是再見千載曠典著爲令甲慎而舉之不其韙與吾鄉張少渠有志行能文詞人與之交遊覩其容止接其言論郁郁乎儒生也舊嘗爲府史矣太守以下頗獨器重之不與他史伍而郡之縉紳士亦樂與之

處往往出所爲文詞相與質訂而其律法精諳又迥出流輩郡廷議獄得無失刑者蓋其贊承之力爲多後爲司徒掾會計出納不失毫釐司徒大夫愈益重之事無公私率與討而始決間有過舉辭是都人縉紳士亦樂與之處云余嘗愛少淵之質而奇其才又惜其挾儒術而不以儒用也既觀其效用之事悉有條貫審擇而不爲一切浮沉之計即以儒用者殆不及此則夫郡守司徒之器之重之

而所至縉紳士之樂與之遊者不無以我如
使少渠之受官得布其才志而拘之以凡格
即為上之人所器重不能盡其才而畢其志
亦不免隱于下僚弗克振起吾尤惜之今有
卓異之選破格之政而待以不次之遷吾知
少渠之遇明時而幸自效也雖不為儒用吾
弗惜之矣少渠別余三年而竣司徒之事今
春至自江南將受官銓部先期冠帶以示優
典鄉人之在都下及都人之與遊者皆願為

少渠舉賀而問言于余余曰是余之嘗惜之者而顧何賀歟余既聞　朝廷卓異之命而出自府史胥者半之余則欣然曰是可以為少渠賀矣時余方負笈出都城觧橐染翰為著此篇他日舉卓異有以儒術飭吏治者非子也邪

賀海雲王先生授紀善叙

叙曰不仕無義不可與語忠擇祿而仕不可與語孝仕非其任不可與語[illegible]三者不備不

可與語學學也者學爲忠孝人也太朴既漓人殊所樂厭世務者往而不知返徼富貴者汩而不知止緜不知君子之學而謬於出處之際也君子之學非以干祿也而祿在其中其存乎我者則在於審出處之際炳於幾先不爲物化易曰知幾其神乎此至明之訓也仕有所利則亦有所弗利亡有所利則亦亡有所弗利明於此者其知幾乎吾鄉海雲王先生世以經學顯齊魯間及其身而行益脩

名益振每經品題往往先諸生然數薦東省不一第而後先得第者顧未嘗不歎惜愛重之也迺竟以里選揚於　明廷里之人知其必魁京闈隊膴仕以副夙所學乃無何而拜衡藩紀善之命里之人則又爲　賢王慶得人爲鄉評幸有徵爲先生期不負所學也覽翊　扆躬仰成　聖治安享太平之休可以語忠矣晨昏過庭春秋展祀順適天倫之樂可以語孝矣見可而仕知量而受不犯難不

行可以語明矣三者偹矣其斯遂於學乎向使先有司習吏事所用非所學而勉强以從政則明法録罪不如申商簿書刀筆不如蕭曹用兵振武不如孫吳尉繚經國理財不如桑羊劉晏姑舍所學以阿世庸非士君子之深耻哉處高位者危之階食厚禄者爭之的利吾位者求代之貪吾有者求奪之制命於人不謀其身獵虛名而賈實患明者志弗居也又何如曳長裾於土門紆綬珮於梓里

從容論道不伍俗吏其視華要顯達不知孰得志也已昔者三代之臣仕必宗國近世儒碩多領鄉郡令獨不然其猶不失古人美意者王官耳國有　賢王舉無過事豈惟君幸得賢臣臣固慶得賢君也君臣相得自今以始而其相覩以善者則非自今日矣夫固知贊翊弼成之力度越尋常十倍也履任之初進而朝　國君雍雍爾退而揖僚寀穆穆爾既而接鄉士大夫亹亹寒暄不忍釋固其執

友姻黨相勗以善者舊也凡此豈偶然合并者所能得哉諸大夫皆文雅卓識之士欲有贈言而命之不肖顧不肖非能言者時方以觧官息肩海上慨然服先生之明而信其能爲忠孝人以成其學於是乎述

賀胸慱上王先生受奬叙

昔在仲尼之門游夏以文學並稱高第及觀武城莒父之治乃其政事又足多焉其從政也顧又未嘗須臾輟學也其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曰仕而優則學是未嘗以文學政事各立科條章章明矣今之爲武城莒父者代不乏人其始也固必以文學得之既履其地則簿書期會以爲政術仰將迎以爲悅返觀所學脫然去之殆如隔世事矣乃知聖賢合一之學非後世所可及者良有以也古之仕以行其學故其學益脩今之仕以拂其學故其學益廢由是文學政事始判然二矣江閣王先生以明經應歲薦筮仕德平教成而學益

遂乃晉秩朐庠總司教約捧檄初至邑適遷
代者檄未下暫僑別舘而絃誦之聲中夜不
絶也巷之居人始甚異之於是未涖任而執
經質問者無虗日已而得代申明　聖訓斟
酌科條主敬立誠身先士子退而端坐一室
手不釋書折節苦心與諸生無異爲文淵粹
雋永非諸生所及也諸生顧相觀而化者日
益衆向學亡敢懈而文字益駸駸識理趣矣
吾得與先生游尤重其爲人不獨以其文已

也今之文學政事相爲用者寔惟先生以之且德平近武城而吾胸隣莒父借使以絃歌爲治而仕優能學如先生者其誰也先生京口文獻之族師事三汾楊先生傳易學江峯呂公鹿塘沈公同門友也呂曩視學東省至今以文學政事著聲海岱間伯氏竹區領鄉薦爲循良牧固知先生家學師友之助居多而其天資學力充然自足者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先生家食時屢試京闈在德平兩試

東省皆不偶於時而愈自激昂無惰志是歲
之捷其在吾朐乎侍御鶴洲裴公按部既周
告成命于　天子乃下褒崇之典先生與焉
有司將命恭行惟謹先生之僚友率諸生臨
幣滌爵再拜以賀余適得以揚言先生之賢
而徵以言子游卜子夏之學

賀舊令尹褚鳳臺壽　入泰敘

我鳳翁之令朐邑也興賢愛士祛弊利民朐
之四民至今頌其德不衰乃其政令儀刑動

遵古昔嗣尹玆邑者循之則最拂之則儼三十年來未之或爽中間飆歷中外以及歸田胸之人未嘗不奔走問訊顧致區區固無異於在胸之日也翁今齒登八袠德彌邵學彌積譪然卓然爲中都大老望高海內胸之人得於道路之言又甚懽慰乃相與謀寄繾綣祝期頤也時余以攺官過里幸預玆典不揣有言以爲遥祝紀事屬余弱冠不屑舉子業顓受一廛而爲翁氓翁弗許使遊鄉校督學

使君閱卷置上等應試翁固爲請廪弗許翁
出以膝示余曰爲爾固請此膝屈於人者又
之然爾必博科名無庸此爲也旣而果如翁
言乃余至今不卽爲翁哦者誰之賜也秋官
亞卿遲公中丞張公余弟觀察使皆翁門下
士是後科名不乏藉翁教育遺澤云夫壽非
無因而得者也傳曰必得其壽歸其本於大
德翁有大德於䀣而䀣人思之固願其逾大
耋而躋期頤聚百福而迓休命若夫德政有

碑去思有記肖像有祠綿百世之遺愛樹不朽之芳猷又非尋常壽考所可班者而况翁之在司馬則功垂竹帛在司徒則澤及要荒先後勳名傳之國史又豈蓀光顒畜者可同日語哉翁今目炯耳聰能觀細書作小楷朐之故人舊事歷歷記憶不遺此固上壽之徵也朐人之遥祝而余之紀言要之不可以已余嘗修朐志載翁之政蹟頌記詳矣頃訂郡乘僭爲立傳登之名宦爲後來諸君子勸又

以俻　國史采焉翁之垂不朽者未必不於
此頼因併述之以爲翁壽

送静山盧公擢山東運同叙

古今國計未有不以兵食爲急者天生五材
孰能去兵兵食相需缺一則殆方今海内承
平日久意外不虞之備罔或不周兵益設食
益侈奔命之臣趍事之民睊睊而視未知所
止十餘年來島酋犯順奸宄景附民命弗堪
新募亡命陰倚爲寇陽肆其虐殆又甚矣驅

之戰則潰而北　國家養兵二百年不知所事亦亡能詰嚴糜餉億萬計固弗可省且益增焉常賦之外則有鹽筴助國餉兵允爲大計然鹽法之壞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此有識之所動心而當事者盖深圖之亦惟任人而已靜山公以邃學宏才來貳鎮江郡事職專江防正本肅法治內申威吏卒罔敢干令郡民安堵江防晏然不罹荼毒者三年矣侍御奏其績太宰加其秩晉貳山東鹺政是

膺重寄蓋以大司農經費大司馬軍需胥此焉賴必卓犖兼濟之才非公不可迺今山東鹽法廢弛膠萊尤甚自青齊以東畧無官鹺王公以下皆私鬻而食之負販可以禁絕而轉運竟不能行則三郡之人不得而食矣蘇長公有三月食無鹽之詩蓋自宋已然以公之才治兵則精理財則裕施於鹺政無所不宜私販可禁而公運不可不通國課可贏而編戶不可不卹疏滯滌蠹核實利商此在公

振作調停之間直易易耳管仲以此富強其國一匡天下而況不爲管仲比身稷契者哉縣是以仰副　當宁倚注之隆而深惟　國用詘縮之故公茲之任艱政之脩可旦夕而樹功也財用阜而軍需充後先報政適以相成語不云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山東之民固甚厚幸亦不得而久留公也公湖南名儒履道樂義制行皭然有廉士之操而舉循良之政有君子之德而兼防禦之勳尤重文教

嘉惠來學郡縣縫掖之士郁郁彬彬薰陶德
風日改而月化儒紳官聯相觀而儀刑得寡
愆尤殆不可謂不遭也壬戌春天下諸司入
朝大明黜陟簡才畀郡銓榜擢公第一敘附
領邑後今得調下吏公念舊誼不釋而公且
行矣又幸公之涖吾鄉也故言及鄉郡之事
四學博士命諸生書之尺帛為贈言

贈白野陳公遷常德郡丞敘

聖祖定鼎金陵三吳之地環為圻甸　尚方

取給財賦所鍾　皇帝龍飛興都全楚郡國
輿麗南紀根本攸繫厥畫惟鈞職業之臣恒
謹其選而尤於守令之司加意焉慈谿白野
陳公舉壬戌進士授金壇令律已以廉待人
以誠飭吏以法煦民以仁而摶其強悍不道
者俾之革心三年政成民又擢常德貳守於
是小民無不皇皇然如失所怙而君子又惜
其不酧輿望也以公之望寘之臺諫誰曰不
可而又煩以郡事失內外重輕意矣是殆不

然湖湘江漢之間九五本源之地仰杏
淵褱宅生千里非守臣之良者不能副其任
也况漢水汎濫屢歲阻饑乳哺襁褓之是望
如赤子之呼慈母亦既悲矣有惻隱之心者
忍不亟爲之所乎故煩公以郡事者子民以
司命也重民之命所以重本源之地也金墉
之民休養生息懼公之去常德之民計日而
望徯公之來苟有宜於吾民抑何詘於官守
有道者必能致辯於此矣如其瘝官以充位

而養望以序遷雖臺諫奚取焉抑公之養邃
學本於家世而其清白之守循良之政得之
趨庭之訓爲多故其始終不貳上下相安蓋
公家已試之成效也世德在民承家報　國
由此而歷華階躋樞輔溥惠海內之民並伸
肯構之志是可以答輿望而行所學矣又何
屑屑於臺諫之秩又何規規於吳楚之民

送玉山樊先生之任神木敘

往余罷縣吏移京口博士既　陛謝退而請

益於大人先生先生與之坐而語之曰子以學古知文而不良於有司必其能荷博士職矣是以有令　命也而何請益爲哉然嘗讀書而得教法焉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成王之命君陳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故教之爲道寬而止矣然而　聖帝明王之命不直曰寬而止也或先之以敬敷或繼之以有制如使寬而止也則將舍敬而怠無制而踰閑焉可乎夫子之言曰寬柔以教君子居

之而又曰君子和而不流固亦虞周命官之微意也又嘗讀禮而得師道焉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太學之禮雖詔於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師道之弗立教法其有能行者乎雖然嚴師之道所以自嚴也一毫之或苟怠斯乘之矣其嚴乎其嚴乎余既受大人先生之教將以私淑諸士既即齋舍時則有若先達僚長濟濟彬彬罔不自治以嚴而淑士以寬道化方興未艾也則又欣然慰曰吾知

所以求益矣師師之道其在是乎方將相與切劘砥礪覬仰副　虞廷之命而樂有英才之交以翊成　聖人之化居無何而玉山有遷擢之行則又憮然曰賢哲解携交修扞格如吾道何諸僚長迺亦悵悵如失羽翼而多士依依不忍遠模範隔音徽也因相率乞言爲贈余閩玉山先生雲中仕族也先代以來世受　國恩爲千戶侯逮玉山諸昆加秩萬戶武功偹矣乃考以儒紳賜冠服及玉山之

身三仕爲博士文德昭矣余聞玉山爲諸生時軍城孤懸朔漠閒虜圍幾一年城中食盡無二志卒以完壁成功者固其素負忠義之鄉然而玉山倡激畫策之力有焉及島夷犯京口博士皆登城分堞以守獨以謹嚴布置閑暇無懼且能論說制勝之宜顧武弁弗及也今稍遷神木遠在西北陲人或以邊壤弗堪玉山獨喜桑梓伊邇便於分俸迎養也毋夫人年七十餘事之備極孝敬待人教士以

禮尤重信義故諸士服其化毋諸生敬業樂
群而來者屬之玉山齋舍獨多先後憲臺屢
以禮幣獎其賢余及見之者三焉神木俗
樸境僻尤重文教所謂事則半古之人而功
必倍之者風氣相宜人情不相遠嚴以立其
體寬以達其用師道教法兩得之矣乃若平
生燕濟之才施於一時應變之頓猶足以排
難解紛而樹奇績於專城也　方今用人之
法不循一轍鼇爲卓異之選玉山神木之任

所謂盤根錯節於是乎別利器者他日卓異之績不循資之擢固必於此行得之

送贈湖南陳子之任銅鼓衛學叙

湖南子敷教于吳郡既底厥績既遷秩矣於是有湖北之行海浮子以校藝之役方歸自滇縣湖北而來也亦嘗考風問俗而槩有聞於途之人既釋負擔既即次矣於是湖南子就余慰劳余揖而賀焉湖南子曰不知其地何以處也不知其人何以與也勿往可乎海

浮子曰以吳俘于楚乎今俘于古乎夸華之極人心之戕毒也樸野之習醇龐之未汩也以今觀俗則楚之視吳華不足矣楚之遠徼抑又甚焉以古觀俗則所甚不足者乃其有餘不盡者也子知夫繪乎五色雜施不中繩墨付之良工俾之潤色則閣筆而太息何也無受采之地也子知夫味乎五味雜投不適于口使庖人調之則棄而不復薦何也無受和之地也夫樸野之習淳龐之風則五色之

白五味之耳也此心未滴受教有其地矣顧不可知其人乎今夫水得其源而導之則澄泓之體靈長之德江海之大萬類之潤於是乎出不導其源而障其末流則將至於橫奔上溢而不可制泥沙垢壞之不可汰也抑何樂於後而病於約乎昔者先師興於衰周之末而皇皇於魯衛之墟孟子生於七雄之際而僕僕於齊梁之路然卒無皇王神聖之效者末流之弊滋也文翁之于蜀退之之于潮嘗

時佩其化至今承其休百世不能尚已二子雖賢固亦誦法先師者耳而功足稱焉所乘之勢易也夫一先師之道也豈固行於遠而格於近哉質直者感而興自足者玩而懈難易之辯不在遠近而在吾心也湖南爭教成於吳先其難矣而何有於楚何有於易者哉有受教之地地之良也有受教之人人之良也地靈人傑吾將於此求之而謂不知其地不知其人可乎於是仰泉朱子龍岡孔子野

舫金子道川楮子裕川劉子見田劉子蔵揖而賀曰海浮子之言誠是也信斯言也文命覃敷吾道南矣湖南子往哉

送邑博士劉誼庵遷曲江君叙

自唐虞三代封建之制變而生民之命繫於邑令今之邑令唐虞之牧伯三代之諸侯也令之設官奚啻千萬而司民之命者令而已爲民上者上至於　天子下至於邑令天下之事統此矣而其他所建置尊矣庶矣而非

其要職也矣誼菴劉君以乙進士署教事於
楚既而遷於吳道積於躬教成於國士林倚
重　朝宁明揚至是迺綰符拜　命方將從
政於越夫吳楚越江南三大國也公之發軔
周遊其墟而流行其化古昔聖賢未有能先
之者而公寔兼之不亦偉然著事業哉道足
以淑人政足以安民古之聖賢所以爲成已
成物者如斯而已夫吳楚越之國仲尼之所
未遇而外於春秋者也使其得行其道於其

地而相圍於大化之中則亦何有於內外之分故治有古不及今者吳楚越是也聖賢之所不能變而今爲文明之邦且甲天下何也風氣既開人文斯煥是以論其世也然韶之所由得名者舜時巡之邦也三苗既北聲教南暨神化溥夫而復外於聖人者豈非三代之季哉方今　聖神御宇俊傑登用薄海內外咸底唐虞之治稷契之教岳牧之政相因奏厥績如誼菴君其儔者祗敬大德亮采有

稱其人也教有成功施於有政易易耳世之論教者純任道論政者純任法要之法不離道乃稱善政而廢法以求麗於道者謂之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天德王道翕受敷施體用則二流通則一可偏廢乎哉誼菴君大節不貳細行必矜循循雅飭口無擇言以之從政無往而弗達以之涖民有生之類遂小試於曲江而大受於將來者駸駸乎未已也敏無似竊叨官聯之後同遊於吳恒受教於君而

又覩君之所以教人者自爲也今茲別矣則
以一言繫余之情

賀郡博仰泉朱先生膺獎敘

今皇帝繼成御極承重熙之運渙維新之令
醇洪惓之德彰文明之化進賢黜幽顯忠卹
倿朝宁上之肅雍雍天下群工罔不益自砥礪
思奮圖效以求無負於聖明之世而縫掖之
士章句之儒亦相與彈冠於草莽之間而相
慶以扑者無紀極也三吳自昔固多賢之地

令沐　聖人之化濯舊染之俗而又得楚侗
夫子爲之依歸大闡聖學卓然以成己成物
爲心而身任天下之重多士亹亹嚮道矣仰
泉先生楚産也分典郡校秖承憲矩而克翊
吾道以造就二三子者上下蓋同心焉南畿
稱文獻之盛必首三吴三吴之間必以京口
諸生爲可與進以其質勝有受教地也先生
以誠敬自持而以忠信與人二三子所得於
師授而切劘以相觀者不但以其文藝已耳

巡察侍御劉君美其淑士之功移下有司褒嘉寵異之而余亦厠名其後夫造士者誰之功也而余與有榮焉是先生與人爲善者也二三子俢其事登拜堂上以賀余謝不敏而語之曰二三子之受教於而師者有年矣所謂實勝善者也而余之至也晩又無能相長也乃玆冒焉非名勝乎無狥厥名無沒厥實二三子必能以審此巳皆應曰諾然而不可無一言以紀實也敢以是請可乎余卽不得

以不文辭如以文而已矣必爲實勝者衆也
於是進諸生而申命之曰夫誠敬忠信謂之
實德成己成物謂之實學見此者謂之實際
存此者謂之實心行此者諸之實用紀實以
言猶懼近名而余敢以名侈乎夫所謂受教
有地者亦實勝也二三子審乎此而有得焉
則夫可以受賀而無媿者端有在矣余乃合
郡邑僚長若而人稱觴堂上以爲諸生先而
諸生之從之者若而人俯伏堂下再拜致賀

焉禮也夫禮緣人情立大經者也同情而合經謂之有禮是與也承作新之化服　君師之訓樂造就之功雖以慶先生亦自相慶也賢才輩出多士彙征共臻至治顧不足爲斯道斯世慶哉乃諸僚長然余之言而二三子僉曰敬受教矣遂命李生耕書以紀之

相繼望雲圖叙

望雲者何永言孝思也相繼望雲者何孝子不匱也仰泉子者何楚之良也筮仕京口寔

可風教惟人倫之叙莫先於孝教以孝而百行之源統此矣教不於其身而於其言不有以先之孰從而則之初時泉翁之來遊南雍也毋夫人蕭在堂年逾八十矣思之而莫能致作望雲圖及仰泉子之仕而時泉翁往矣終天之恨罔極之思其何能濕情哉乃作相繼望雲圖夫時泉翁之望雲也親在其下望焉而可至也至則可承顏而怡志也仰泉子之望雲也望焉而弗可至也至則弗可見也

仰泉子之心殆尤有遺憾而不可已者乎且翁未登仕則去就之義在我而合并之期可圖未食其祿則菽水足以承歡而貧賤可以無恨仰泉子夙夜在公瞻雲徒切仕非為養祿不逮親孝子之心於是乎真有不能勝情者矣余故於此重有感焉俛仰徘徊之際余獨無望雲之思耶可望而不可攀遊子之情未有不同於仰泉子者也雖然食　君之祿而能盡人臣以人事　君之義則亦可以追

素餐之羞雖祿不逮親固亦成吾親未究之志耳孝不在是耶由此而繼述由此而顯親內外無二道也仰泉子舊嘗以鳧汀爲別號矣迺迺更之然後知望雲之懷彌切大舜五十而慕其心亦不過此二三子服仰泉子之訓由由然未巳也迺以孝行 旌表於 聖朝及以德誼獎異於 勅使者旹其門下士也夫時泉翁能孝而有孝子繼之仰泉子能孝而二三子者化之則夫觀於斯圖有不惕

然思恰然感也則異夫吾人之心者也寧復有是理哉因題其冊而歸之

送仰泉遷金堂掌教叙

余解簿領之職且一年而有郡博士之命又一年而適郡齋則有仰泉諸君徐友彬彬相與以善或以藝文聲詩游心焉自慶稍脫塵俗也齋閣與日積山並峙宮墻之內豐林蒼蒨不邇市囂亦或登臨其間俯仰共適而二三子者於此問道談藝執經折疑各出所見

以示酬酢亦云良遇迺二三年間遷轉殆盡聚散信有時也仰泉之遷金堂也其地獨勝地靈人傑之所鍾也其與神木銅鼓大不侔矣此銓司用人之微權也吾與仰泉居知其孝弟出於天性動必以禮而好學不倦人有片長必手録之尤孳孳訓迪多士不顓以文詞故士多成就視他學恒倍焉郡大夫每出往必以筦鑰付之然復行而凡學政之損益禮節之繁殺恒其所贊决也司銓衡者廉其

學行程其材幹而界之名邑總其教事夫固與循資易地者不同也　命下之日諸生皇皇如失所怙恃奔走伏謁臺郡閭乞留勿遷願終受教弗獲請以六月買舟南上余與僚友送之西津悵然而別二三子依依不忍遺有泣下者夫今之師儒視學宮為傳舍弟子視師長為旅人者比比然也其能以道義相傳恩意相感如仰泉其人者幾希矣蜀士能文章多氣節而又得師以振起之則其所成

功與其所感化宜必有大過於此者

海岳吟社詩叙

余客潤州二年又南浮洞庭汎沅湘涉昆明而還也迺陟峿崍下三峽尋大江之源覽萬川之會放舟上游復歸於潤則浩然歎曰夫人物之英文獻之興豈偶然哉扒始余之來也慕其山川之美既至而覩其人文之富蓋彬彬然也其得於江山之靈信矣既嘗結詩社時燕遊往復於金焦北固之間更倡疊和殆

無虛日是眞無忝於名勝之區而得其助顧
余譾陋亦或從而即席辱授簡焉則得以探
諸子之蘊而悉諷所爲詩貴格而尚調情致
有餘而藻繪又足以發之得詩人之旨江山
之助何可誣也不然長江西來上下萬里盤
薄所至爲蜀爲楚爲達康鬱爲人文稱大都
會者豈少哉乃江山之秀至逮康而大京口
而極元化所萃風氣攸歸吟社得而當之矣
勝事宜紀而詩有可傳故序而刻之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四

碑誌文附行狀祭

忠節傳代閑院郝侍御作

孫杲山東兖州鉅野人曾大父寒住起行伍間洪武巳酉從　高皇帝龍興征討四方前後十九戰所向輒有功累秋副千戶歲壬午大戰於小河之濆死之事在革除末年祖讓以寒住死事進秩金吾左衛指揮僉事永樂中屢建軍功宣德動調真定衛正統巳巳夏

五月昇繼祖秩於京師閱月廼之任先是是歲春北虜酋長遣使來　朝修貢馬之好譯報三千人至則二千人姦臣怒其給我短其直而遣之虜酋也先因藉口叛率大衆寇我西鄙前鋒銳不可嬰雲中失利邊帥率棄城走且有降者警報日夕至中外大震權倖中貴人請　乘輿自將親征百官上表遮道懇留弗聽六師遂發次雲中見賊勢熾有征無戰下詔班師中道遂遘土木之變時八月既

望也自是賊遂縱衡如踐亡人境九月昇持
檄經畧邉關無何賊破倒馬關而入既肆侵
掠欲向龍泉關西去時昇將兵擊之踰舊路
橫卒遇賊左右皇恐亡據僉議衆寡不敵不
如退自保而尾其後不則喪師且無尺寸益
昇叱曰前前 大駕蒙塵閱月矣昇等荷
國世恩即死不報萬一安在無尺寸益哉𠕁
奮臂衝鋒身先士卒會矢盡勢窮挺刃格戰
而死時九月幾望也子洪方在襁褓後繼昇

秩歷今五世孫鎮鄉秩悉如故桂史氏曰予生長雲中盖聞古今要害詳矣頃嘗按治關戍北登居庸東瞰山海俯臨絕漠躡紫荊而西也曰嗟乎此非所謂天險者哉一夫畢力可以亡患如使守臣悉畀等醜虜安從至哉乃己巳之變虜自內逸幾不可為死事之臣盖畀一人止耳百日之祿一朝而裂其軀悲夫悲夫龍泉舊建祠宇既而荒頹廟貌與土梗雜予既命官完葺之已乃伐石於山樹之

祠側至是始勒忠節傳求示　昭代名臣之軌以承、璽書激揚之命

明封君世山洪翁墓碑

是爲洪氏世山翁墓翁諱某字某世山別號也先祖著里翁舊爲草河人性淳樸長厚雖君外疆傾慕中夏秉兵革離散因挈家至遼陽卜居焉其後子姓繁息蔚爲巨宗有諱伯吉翁者天資敦愨克肖前人益堅内附之心遂占籍東寧衛編伍左所時洪武壬辰歲也

子諱清亦不失端謹寔生世山翁孫先祖及
翁葢四世云翁夙禀温恂操履剛直寡言篤
行爲鄉曲所推許善教子且耕且讀罔使驕
惰必克承家里閈隣伍處以婣睦無有弗懽
嘗富積粟值歲大侵遠邇洶洶踊價求糴者
門如市翁憮然曰人皆阻饑吾獨得免亦既
足矣而又厚殖以罔利非仁人也不如出粟
賑之遂計其口數而上下其食民得無殍而
變不作雖婦人稚子皆感翁之德至今不衰

偶在道拾遺得五十金欲以歸之顧不得遺
金者乃召集途之人遍物色之而遺金者湔
而至歷詰其狀廉得其眞舉以畀之無德色
卽翁之所爲制行盖施仁好義人也年登七
十有五有　詔賜冠帶榮其身配楊氏生男
三長恩累官千戶侯次惠鴻臚寺序班孫男
二良佐實授百戶恩出良輔指揮僉事惠出
外史氏曰凡先世樸厚敦龐而力足以及物
者其後必遠且昌世山翁紹前業啓後昆繼

鑾綸綸豈不備哉奕葉彬彬乃武乃文上下五世之間有紆紫拖金者出謂非厚德之報不可乃若伐石勒文以彰不朽則鴻臚君之志也鴻臚君正笏　朝列搢紳閒鉅儒宗工弗可勝紀而且以命外史氏外史氏亦嘗以先人之故干鴻臚君猶之弗可辭迺譔次梗槩勉成其志云爾

河南開封府陳州從事胸陽李公生墓碑

公名竑字微之朐陽其別號也幼聰頴秀異
鄉人目爲神童子弘治丙辰爲邑博士弟子
員監司陳公獨器重之嘉靖壬午領歲薦遊
成均進交天下士學益充博章縫濟濟多願
與之定交者既歸省讀書一室甘貧樂道澹
如也歲癸巳以親老謁選天曹授河南陳州
吏目至任以誠信事僚長以惠愛臨其民郡
守敬禮之以爲古君子人也居七年上下相
安賢名甚著敘當遷擢而公又念毋夫人春

秋高乃白守違于上致其事而歸守慰止之不可奪遂嘆息而成其志移牒鄉邑至今加優禮焉公世居九山里布衣時每道過海浮山流連冶水上喜其幽勝冠絕海岱間嘗私念曰吾他日得寸祿後必卜居于此吾志畢矣既歸出其俸餘得圃若田凡若干區汲水沃蔬課農觀稼優游林下二十餘年非嘉會不至城邑非讀法不履公庭天性孝友事親甚愉婉色養雖清貧必竭力營甘旨務得其

歡心居喪哀毀治具如禮族姓不能自給者恒贍卹之鄉人招之飲輙往語及不義事則愀然不荅以是人多樂與之游而亦無拂公之善意者是歲公年且八袠矣鄉人僉謀爲之營壽藏焉公聞而止之者再然衆志迄不可已乃即治水之右盤龍山之陰而卜宅兆云野史氏曰古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余則以爲儒先之言有不足盡信者凡此是也乃若朐陽公樸厚誠慤與物無忤居官薄祿之

外一無所需其所喜而急者竟如何也即以儒先之言爲信則公乃拔乎其俗者耶余嘗覩其和同流俗而涇渭了然無雜與庸衆語不出目前及其談義理析訓詁叶聲律經師文友更相辯難必求有得又非碌碌淺儒比也古又有德厚流光之言卽公之一子業儒不絕餘子若孫無能世其業者僅無廢農而已然公以大耋之年彊徤未已由是而濟期頤上壽忠厚之報不在兹乎

錦衣衛千戶槃軒呂公墓誌銘

公諱鉞字廷威別號槃軒世爲邑之長壽鄉人高祖十公逸其諱以行傳曾祖弘德祖思英父邕世業畊桑潛德可知前妣史氏生兄謙妣宋氏生兄憲掄入　內廷官至某監太監號怡齋毋憂宋無嗣既而生公幼穎拔遊鄉塾頓悟嘗論大義角丱器識弘邁長而魁偉騎射絕人嘗覽孫吳之說嘆曰是仁人弗爲也出之以王道其庶矣正德中巨盜劉六

等攻剽郡邑中丞甯公杲薛公總中軍捕之將校俛聽號令倉卒應變動合機宜毋臨陣揮戈先諸軍矢刃蝟集畧不經意所向無前甯喜曰是真將才乃獨令將一軍分道翼擊至趙州橋大破之縛其渠魁白六以歸授錦衣右所百戶西南苗叛　朝命總督李公瑾征之携公俱往賊據香爐山山峯嵑峙上有田池一逕如綫崎嶮莫比　孝廟時遣伐無功李問計公徐曰恃險難拔足食不可困不

如示拙襲取之因命諸部采竹木環山爲樓期與山埒將飛矢石攻之衆讙然訾其迂賊皆笑駡乃答就營廬爲竹梯以伺其便忽雷雨夜作下令人挾一梯繫之灌木數路嚙竹哨而登中夜及巔鼓譟砲發賊皇懼裸出自相踐踏諸軍鳴哨嘖嘖爲識别雨中掩殺無筭我軍無一傷者比曉盡平之土人弗覺也捷聞遷副千戶奉　朝命參謀怡齋公於湖湘鎮署將宸濠遣使餽金數千弗納已而濠

反就擒　詔捕誅主欒堺隆不獲怡齋曰武當幽隱無走是乎果搜得之檻詣京師江彬攘爲已功饒訴于　上將不測公適奏事行在詳辯侃侃明允之忠竟收囬成命　今上践阼汰冗員槩得冠帶閒住後有辯乞復職者公曰　朝廷遇我不薄矣竟歸田督畊課子無復榮寵之念公性度闊達不與人校是非然方正不阿非禮弗履事親孝謹備至持家儉素不事贏餘至拯貧扶困則如不及

嘗自置壽藏以與其亡友毛某人有稱貸不取質驗雖積逋弗問也兄謙先逝幾三十年爲撫諸孤婚嫁服食無殊已出怡齋嘗與公言及身後事輒泣下公以愛子麾屬之曰以此承兄祀可乎怡齋喜即卜日告廟從繼焉配劉氏有懿行凡有義舉必共圖之意見或先公訢然從之生子麾舉進士工部主事麾國子生承怡齋後副室朱氏生子庸以是年月日葬城南四里許銘曰太朴未析寔生賢

哲豈弟毅[illegible]繄公之德中夏殛賊南夷翦逆
昭哉竹帛繄公之績甲第孔碩人文有奕保
茲無數繄公之澤於戲今之稱不朽者如斯
而已吾以銘公之室

國學生合川馬君行狀

嗚呼吾友逝矣篤行卓識之士吾不得而見
之矣胡天不福善邪抑仁不必壽邪將救療
弗至邪殆脩短有數邪吾則安忍狀吾友之
行於今日也吾友諱珩字雅衡先世扶風人

趙宋末十世祖諱近者教授青州因籍於臨朐曾祖澹軒公愉先朝狀元及第父栢菴公諱某母某氏生四子君其稚也方幼質弱出語驚人七齡讀書不煩約束勤劬不輟父異之年十五六躬自畊稼不能仰給慨然為負笈之遊至濟寧館於大姓張公始得悉力問學逾年張之隣嫗物故偶同母齒歷然輿曰吾親幸無恙而吾且客此非人子也遂歸侍貧顧益甚且畊且讀農隙則入邑從兄講併

徒步負擔往來自如時人以爲難嘉靖辛卯年垂三十矣舉鄉試不偶始入學受廩以佐養乙未遇選貢例遊 國學見知於司成高陵呂公引接優厚四方文士重其家學訪叩無虛日自媿以爲虛名使然遂杜口不復言先世事戊戌歲歸田藏脩益密日書所爲於曆以自課久而不懈既而部檄取選過期了無仕進意嘗曰祿不逮養甘自奉乎君父母喪哀毀骨立廬於中門外三年舉遵禮制服

晦朔夕展拜饋獻如生治家嚴肅而無怒言事長合宗情愛藹至自期服以及鄉隣會食疏數有差與人無侮言褻行親仁嫉惡涇渭判然人以是服其斷而得其交者榮矣邑侯允山王公傾蓋禮之訪問民便多所施行戊申鄉長以孝行薦力辭其舉侯方議旌典適遘疾數月而卒時己酉四月六日距其生弘治癸亥得年四十有七君天性方毅資頴形樸退然如不勝衣而見義必爲闘過即改事

云邪俗無不諳曉爲文簡遠奇古務以意勝然而五舉不第作詩適興而止不屑格律好切問得一言欣然從之下至樹藝獵較之事人不堪爲者自爲之且善其技每天雪則持挺而出必獲禽歸具甘旨祭物歲以爲常言吶吶若不出諸口叩之則論議確然蓋充實人也於虖予頃與君歷雪送友君與之訣曰若行就木矣時固未病也其殆先知乎歸逆其風寒劇體僵余解衣假之弗受其介可想

已所居門外二水合一因以爲號伏枕之日
夢茲絕流人傑地靈不其信然至其彌留之
際深念不能紹揚先德曾不爲兒女子語可
謂得正者與君之從子諳請予乞狀知予不
文然實君知己遂嗚咽流涕而爲之狀

南京禮部司務一川宋君行狀

余同年友一川宋君諱延年字仁夫先世青
州昌樂人高祖君用以兵變遷於益都之西
□□乞今爲益都人曾祖剛祖瑜俱有隱德

不仕父臣以宿儒歲薦國學生授將仕郎槀強縣主簿毋徐氏繼謝氏楊氏君楊出也君生而聰敏童時習句讀即日記數百言稍長從將仕公宦遊讀書易水之上舊制郡縣佐史司山場者分署易州四方之士聚於其地相與切劘向學其父若兄職事弗竣輒不得代又弗與祿歲久而寠課子弟誦讀而已其子弟亦從奮發激昂思自振拔恥爲人下而易州爲故燕都多慷慨偉烈之士羣居相尚

是以文有氣而行爲人君子之學行蓋已成於
居易之時矣將仕公既得代而春秋已高志
不復調銓部君奉使覲歸青州而文名遂出
草縫之上時余弱冠方從先大夫薄遊南粤
聞君名於萬里外心竊慕之已而命將北還
来謁故舊獨先訪君於委巷間乃同筆研君
不余薄辱爲心交自是及君没齒氣味蓋相
同也恒念將仕公衰貧無以爲養蚤夜問學
益力至廢食息歲丁酉晉江王遵巖公以文

望視學山東奇君之才而廉得其行誼大器
重之嘗語諸生云自昔東巡得偶二人謂君
與余也是歲省闈以春秋取七十子大方伯
楊方城公由狀元及第提調試事既燕鹿鳴
矣語七十子云今吾所舉皆海岱知名之士
蓋以自多意寔在君也泰安胡可泉公撫揗
山東雅崇儒術遍詢齊魯六郡才行者聘為
西席既乃得君訓其子君以禮度督率而程
課經藝不假辭色若不知為中丞子者乃胡

被亦以春秋魁關中不忘教誼稱名士云君
甫領鄉薦未及計偕而將仕公捐賓客公痛
念先人栖遲薄宦勞勩刻苦未究所用晚年
方希禄養又復見背哀毀骨立勺水不入於
口者數日遂成五内之疾喘息衰事一遵儀
禮鄉黨稱孝焉辛丑服除上南宫不第畧無
慍容歸隱西田教授生徒士有貧不能來學
者君招納之時復周其不足以是四方之士
遠近負笈從之而科名自是盛矣歲時伏臘

率宗族祭掃先隴已乃移幕次爲譙循昭穆
長少爲序而勸之孝弟禮義之節故族人皆
明齒讓移易蠢朴之風自是屢爲有司勸駕
應試竟不第乃搆小舍於西田之西手植卉
木俯濯清流甘貧樂道逌然自適左圖右史
析經辯藝尚友古人畧無幾微外慕之想值
歲大風鄰閭屋飛瓦墮而西舍儼不爲動疑
有鬼神爲之呵護者性尤卓犖喜施與家故
貧嘗鬻寵室以賑鄉鄰之急於姻戚孤嫠尤

加意撫䘏故自奉甚約而利賴者多捐劖𧷢
産爲義塜聽貧者掩骼里人存歿感其德不
忘也郡中有焉毋某氏者故憲僉馬公配也
年八十餘貧丐於市公一見憐之迎之别室
輟已衣食事之數載如一日嘗貸白金與其
庶子預厥後事其子私費焉公知之自謀曰
吾與治櫬以俟宜無他矣其子又鬻以費及
病卒公再爲營喪具遍邀郡縉紳執其紼合
葬於僉憲公郡人無不服其義者歲巳未公

七上春官僅得既名乙榜署魏博教事　命
下之日欣然就道曰吾志也然實不能忘情
於甲第閒履任後晨起謁先師祠下寒暑風
雨無閒退視事進諸生陳說道義日以爲常
諸生自束脩以上一切力拒是後即無以束
脩至者其有婚喪不能舉悉捐俸周之立學
約六章大率以孝弟忠信爲本而以黜浮辭
正文體爲尚其諸冠禮射義時一舉習魏之
耆幼咸扶携聚觀謂爲百年曠典蓋渢渢乎

三代儀刑矣辛酉典陝西文衡所取皆關輔
名士注榜之夕勘簾內外所舉皆脗合無一
斁者當事者服其藻鑑舊制公私饋贐咸辭
勿受既歸魏中丞侍御交疏褒薦尋擢南京
禮部司務行之日魏諸生爭泣送之歸而刻
其文爲去思録君赴任留曹明習禮制益堅
所守事上接下不諂不驕動循矩度深爲宗
伯尹洞山公所知故事留都仕禮曹者供億
服役一以責之教坊故樂官不勝陪償之苦

而應役者輙坐貧自君至悉與編革事無大小咸自措置諸役皆鼓舞稱便吏部五載考覈京官黜而不隊時多左遷罷去者獨註君爲留都諸臣之最今歲乙丑適三載考績之期二月入　朝輿望當有不次簡擢以階大用乃中道病疽逾月而卒嗟乎悲夫天道安在哉君賦性醇古儀度雅飭家食二十年未嘗以私謁至公府平居手不釋卷然耻記誦趨時之學諸所論議多獨詣之見出人意表

潑爲文辭傳大雄健而理趣悠然時出奇思可謂高視一世而獨步藝苑者詩格簡遠儁逸亦自不凡少嘗讀毛詩已而師事安丘黄海野公授春秋遂以掇科名世所著有春秋筆記一川文稿藏於家公生於正德壬申八月初六日卒於嘉靖乙丑三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四配陳氏男一伯華戊午舉人娶廣宗縣知縣鍾公秀女女三長許聘衡府儀賓戛公汝恭男某早卒次適余亡兄行人司

行人諸惟重男生員子貘次適太僕寺少卿李公舜臣男國子生棊孫男一幼聘余弟山西布政司叅政惟訥孫女將以是歲某月某日即窆於西田之新阡伯華以余與君同志又同年又世姻也匍匐泣血乞余為之狀余不忍辭然無能發明君之休美以備大雅君子採擇焉適郡志將成而公論僉謂公無愧於古哲人君子也郡守四明杜公詢之僉謀夷考其平生無容議乃立傳而載之人物志

祭衡恭王文

禀靈昭哲分氣氤氳辰昴降秀山瀆呈芬道亞生知神幾殆庶慈明外朗淑德中裕於惟帝緒擅美前王綠圖冊紀金簡玉筐苴茅衡岳奠都齊疆二南闡化兩東振芳允矣維城作此蕃翰撫綏海邦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温恭朝夕民以寧壹忘言道奥得意琴書築宮碣石開苐康衢醉醴成虔曲觀通娱鴻賓飛袖臍臣曳裾懿迹方崇急景俄埍

半岳隤峯中河墜月蘭坂秋沉桂山芳歌沛易何傳楚詩靡說上厘　宸悼國隕明賢追眷有加詔使聯翩共工開隧大農授泉殊禮雖殷幽駕莫援珠襦潛輝玉匣掩素葆吹徘徊鯨縣悅慕草色搖風松光霧身沉名飛永垂昌緒某等父挹仁風謳歌草萊伊胡不憖畀命云摧徽品昭忠短搶告衷尚其鑒哉尚其饗哉

祭王裕齋貳守文

嘉靖辛丑秋八月郡大夫裕齋王公卒于官郡人某等致束帛之奠而哀之以文曰惟公卓矣雄姿才美煥發蚤掇巍科芳聲迅越小試雞割高奮鸞栖尊臨千里坐制三齊政務森明法惟信必蠹吏銷踪豪旺屏息兩守吾土勞資既深方期顯録詎意幽沈公之始至慈闈遺殃號擗西奔道阻且長公之再來嚴親在堂父子偕逝誰奔父喪嗚呼哀哉人孰無仕祿以逮親人孰無死繼有後人嗟嗟王

公遭此毒辛萬事已矣此恨何仲洪等感公禮遇痛玆淪夷篚帛儲虔卮酒薦悲英魂偕氣死當不衰蘊藻非馨魂其在斯

祭内伯西澗翁文

海山英氣薦紳清流植性教方刻志前脩行不群俗亦不苟雖䜣言如素確中機緘直道自堅冲易近人遠之如憚即之者親勤苦功名捷親在堂晚悔一第志故不揚再令邑封一念貞忠不事要津不畏強宗惟玆忤物沭

歌歸來濯纓石澗挹滕山齋引盃自酌且以
永年慰此幽獨諸孫滿前年踰古希厥薄世
情翩然遐舉神遊泰清澗石粼粼雲門峩峩
公雖死矣生氣不磨其蒻植附喬傷我後彫
清酤酹地用伸鬱陶

祭胡夫人文

嘉靖壬寅夏五月邑大夫胡君聞太孺人訃
爲位哭奠如禮某等致牲帛之祭而爲之辭
曰麒麟產於樂郊芝蘭植於瑞地覩希世之

奇因可以識其所自矣孺人幽貞之德遠在南國閫譽休芳俄聞溘爾几以顯親有子而澤流需渥也惟孺人之賢逈於子驗之則子之賢一義方之爲也施於有政家法之餘也惠在齊氏撫字之慈也嗟乎賢哉毋克昌後矣則夫坐食其報受祿無竊者非此其時也耶夫天與之子與之賢而又與之官蓋以報皆丹也然而遠地薄祿甘旨莫致奚須於官啟焉之故將毋不遑奚肩於賢仕不得盡養

戮力[illegible][illegible]疗指亦奚賴於予焉雖然少年遠
遊[illegible]未老游今未得養猶待來茲祿豈常薄
廻齋有時尊養無方逸豫何期　詔下九天
鳳翔龍輝　恩波曠蕩綏爾期順嗟乎嗟乎
志未少紓天不假年方聞遘痾遽得哀音踊
踊羈棲惟予一人病不待藥殁不掩衾生離
未返死別何申拊臆中裂跣踊南奔攀號靡
及飲恨終天嗚呼傷哉薦紼痛心道路興哀
哀賢母之求遺歎循良之不來何民命之多

艱倏仁風之已摧山龍袞而慘色白日霾而沉霾嗟乎嗟乎計至之日邑民求哭豈無從之痛哉其等深悲碩媛惜此幽沉篚帛承慶卮酒薦忱江月流輝天風自南飄兮悠悠千里來臨

祭劉苑泉先生文

惟公渤海奇聲華東陽望族學飽談天行不偶俗早膺鶚薦未展鴻棲砥礪壯心刻意雲霓曉結詩盟徜徉林石泉送羲觴堦鳴謝屐有

志未究詎意陸沈清揚輟釆笑傲息音眞文
挹芬芳近附松栢掘步方前泉臺遽隔含悲
捧奠簞食壺漿布此微虔靈其洋洋

祭竹澳冷先生文

世固有哲學而不究厥施厚德不食其報終
其身泯然漠然齊其志以殁者何多也亦有
哲學而志以伸厚德而福斯應輝然赫然而
翺翔于軒冕之列者抑何多也又有學未充
而身名顯德未優而百祿臻炫燿於縉紳而

俯仰以無怍者又豈少少乎哉乃若竹澳翁之少也齒未齓而就外傅髮未髫而游鄉校刻意殫思日惟佔俾勉勉循循四三十年逮至于仕且老而不倦者也翁之於學可謂苦心矣醇篤無僞凝靜寡言孝友慈祥得之天性自甘澹泊而膽睦懿親平生殆無失容過行者也翁之德顧非長厚君子哉至其晚名以歲薦而拜秩以師儒誰不謂名不副其學位不酬其德而重爲之惜也若夫楷範後進

優游道化士類帖然向風去之日至於流涕遮道戀戀而不忍釋手以其緒餘猶足以攝官策名而他有所建立也故中州西秦之士若民至今稱遺愛云嗚呼翁已矣而鄉人之述其學服其德者不衰間嘗惜其報之不厚固不逮於煇赫軒冕者流而亦僅免於泯然漠然焉耳矣不義而富且貴知翁不屑也抑翁有令子舉甲第官鄉寺殆將紹忲先志而光大世業　朝宁倚重與望攸歸季子若孫

昔以舉子業敬承翁有餘不盡之意則翁之所以獲其報者誠未爲不厚矣敏以蔓延弱植附於喬松深惟私幸時當翁之襄事則怛然興哀蘋蘩薀藻來自山澗雖無明信唯以告潔而已嗚呼翁其監玆

祭胡孺人文

渤海之濱寔生孺人毓秀儲嘉作以則故能敬不違于夫子聚百順以爲度故能孝不衰於其親卑巽以承嫡是用偕老以安其室義方以

教子盖已成名而顯其身嗚呼能育令子而未能少霑其禄養能教子成名而未能兇竟其所臻杳千里而相望则九河之遥津子奉使於邊圉毋憂思而毒辛奄一疾而不可作何沉抑而弗伸嗚呼渤海滄茫岱岳嶙峋滁觴望奠有淚盈紳靈其不昧鑒此精禋

祭周孺人文

柔懿體於性成儉慎合乎令則幼服姆訓及諧英匹敬承宗祀孝事姑嫜相夫子以篤學

乃夙夜而皇皇飛潛樂群維余兄弟晝飽脫粟夜然膏燧勝洛勝蛟天衢展驥先後成名伊誰之惠夫子之學獨冠吾人蜚聲桂殿振策

樞宸威揚黼斧寵軼朱輪雞鳴思儆伊誰之勤嗣子克家新婦胥績壽母樂其天年老圃忘其帝力歲月優游饔飧自給坤厚成能伊誰之德嗚呼甲子方周期頤不待豈君子之莫偕究音容之何在逝孤旌之縹緲杳獨鶴之高舉亮貞魂之不沒羌何日而來旋

芬一醇之清酤魂彷彿而格思孰富貴之可
志惟貧賤之故時

祭楊孺人文石淙宗婦

系出右閥曰嬪相門富貴承家甲於江甸固
大邦之望莫之與京者矣相夫以居正教子
以官常敬祀宗祊孝光錫類斯則閫儀之賢
不可及已若夫蚤歲孀闈晚節弗貳內言不
出外言不入凜凜志操迨七十年壽登九袠
蓋棺考終稽之人事驗之天道此豈古今所

恆有我恭等職司道化志切移俗欽夫人之完節而風吾人之興行也迺薦之以蘋藻而侑之以哀辭非直以故相世家而已

祭張母韓氏文

瀛海毓秀燕山啓賢相夫亢宗冠棠偉然教子昌後福祉綿綿方食厥報頋爾天年祿養未終哀音遽傳其忝與令子薄遊一方倉卒聞變靡不盡傷虛帷縹杳酹此壺漿靈乎遠而來格洋洋

祭　新樂王太妃文

嗚呼太妃毓于名族客處幽閨曰嬪王家上入深宫前後兼五十年間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芳閑懿行國人蓋不克與知焉追惟端惠王之賢可以觀有相之道曁今嗣王賢聲益彰而文采煥發可以觀燕翼之功誕子若女凡十有五厥惟盛矣然不皆已出也可以觀樛木螽斯之澤此則國人以其所知揆其所弗知也及得嗣王所為狀捧讀之乃知孝事

恭廟敬承閫儀勤以處貴儉以馭富宮府內
政纖悉有度嘉言令德歷歷可舉即往古之
稱賢妃奚多讓焉乃何之以意擬之云云者
有明徵矣嗚呼太妃之薨也喪葬之禮欽遵
國制舉無踰越而亦無弗自盡者至其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尤非世祿之家所常見聞此
則嗣王之孝根於天性得於問學而講求於
師友者素也有司之臣且將表聞於上以光
前憲後益勵初心則太妃之生也育成其德

其號也終成其名此邦之人哀之榮之於其
葬也遠邇畢至觀感遺風想像令則無弗相
顧歎息道路語曰太妃則誠賢妃也嗚呼哀
哉其等列名籍於士林荷嗣王之禮遇孝慈
美誼固所願見而樂道之者乃合敬以為奠
而同文以致辭洋洋在上庶其降茲

祭高唐王妃文

惟靈毓秀於詩禮之家締姻於 帝王之系
容儀靜一動符懿則德性貞醇慈祥藹然幼

入宮闈郎閑閫政迹其蚤夜靡寧祇承舅姑和敬匪呢克諧伉儷婦道也妻道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純孝柔順之德大矣哉乃其婣睦娣姒而庭無間言惠愛媵侍而下皆感恱教王子以義方訓女主以内則憂勤以趨事而儉素以持身是以宮閫内外無不向化而驕侈逸豫之習弗萌由視古人之鷄鳴賢妃其猶有姜齊氏之遺風者哉嗚呼妃之懿德此邦之人弗能詳也閒嘗聞於岱翁之言翁

以賢王好士無間窮達延之燕閒假聽緒論聞義見善欣然從之觀其衣有再澣羞無兼味而奉親享賓情文懇至宮宇肅清市井弗擾里閈居民咸承庥芘其恭儉仁厚之助非妃其誰能然哉是以上焉者膺聖皇之眷衍恭王之慶慰今王之心下焉者淑宮闈之化延縉紳之譽服臣民之望其所繫豈淺淺也今也抱疢數年竟至不禄至使賢王失此良助深切哀痌元嗣方在冲年煢然靡怙朝

野共悼遠邇同悲而况二三子敬承河間東平之休先者哉嗚呼瞻龍椎之搖搖望名山而曆止道路之人往來指顧而懿德之在念者無窮極也敏蒋積虔合薦絜酒蘭香腮彼佳城鬱乎蒼蒼尚饗

祭石富亭内兄文

嗟乎士君少負才名而屢弗獲試迺竟齎志以歿世之識之者無不扼腕太息以謂天能生其才而不究其用則何以生才為也公天

性凝重雅望素顯爲文簡飭遇事果確方其
蜚聲鄉校上下遠近皆器重之凡覆吾青之
境者無不知公姓名而期以遠大逮其七舉
不第親踈每每惜之脫頴歲薦曾不足以酧
其所志之什一猶思以一官自効於時少抒
夙學而復爲造物小兒若之以疢荏冉數年
疇昔志願無尺寸之施乃今已矣嗟呼痛哉
然而古之聖賢能無憂者父作子述而其身
優游於其間亦不恒見公之先大夫則古二

千石子則方憲使命之臣金紫煇煌炳耀先後猶且未艾也羣季彬彬青瑣郡縣之職公居其家上有所承下有所傳而紳笏濟濟相與友愛於一堂之上顧不尤為至樂而無憂哉今之未遇者無貴而既貴者隱憂公以紫誥貤封躋嚮清署徜徉容與終其天年有仕者之貴而無貴者之憂則公之所[illegible][illegible]天者未為弗享而亦不可謂不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均休戚時因即筵寄此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

逮意靈乎不昧尚其歆之

又祭富亭兄文 會友公舉

惟公三齊著姓五葉蔿紳甲第擅芳莫之與
隣公之大父詩魁東省家學繩繩貽厥有永
公先大夫淛郡循良丞娱泉石誨子義方暨
公英賢篤棐世業挑籍遺經沉酣徃牒蜚聲
藝苑濡迹文林七舉弗第孰識苦心諸弟簪
纓生徒紆綬絳帳簡張甄陶人物彖器登庸
餘子决科討公所得孰寡孰多怡怡自如悠

悠終老豈曰陸沉明哲是保厭世溷濁觀化
鴻莊飄然高舉無何之鄉儌等或忝姻好或
遊門墻或交令子或淑清光義切通家情同
衰藎儀刑匪遥公不可即何以薦之澗溪之
毛臨文太息筆不可操尚饗

祭　齊東王沂翁文

維王　憲宗之孫　恭王之子肇封名郡禮
所謂別子為祖者言其尊且親也事　王考
若妣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寢苫三年友愛兄

弟情禮尤篤國人為之繪事聲詩以紀聽見言其孝且弟也夙興夜寐孳孳問學道崇孔顔書法古籀百家六藝涉獵梗槩如老儒然傳稱好善而忘勢者言其貴而賢也今天下分封郡國如棊布星列不可勝紀棼乎盛矣如　王之儔殆不可槩見以是　先王鍾愛同位推讓百姓仰德守臣薦賢而　聖主嘉焉由是有璽書之褒金幣之犒東方諸國欽承恩命自此始可不謂首善大賢哉嗚呼有

王之賢乃不使之享壽考樂太平錫几杖式儀刑而顧萑苻以疾中道殂甍與其才而縮其算竊為造物者深憾也訃奏之日　上為之輟朝楨膳羣臣易服遠邇哀慕而況敏等承休光而覿德容者哉際昔　王之下交也無厭予之家而凡上承於優遇者亦無厭予之家今也清酒載尊蘯藻是薦　王其來格幽明無斁於斯文

祭觀所周中丞文

道存中正學貫天人丞勝桂苑茂對楓宸歘
歷樞端鐵冠繡斧三錫綸音惠此南土公之
始蒞特巡代天植善鋤兇佑我元元於時海
夷信猶弗輯綏安瘡痍躋之袵席仁風浩蕩
憲度肅清吳民攀轅借寇三齡陳辭懇惻達
於明廷至今四郡允矣維寧公之繼至吾道
攸主化成人文身先章甫風教洊興德粹載
溥倬倬唐虞彬彬鄒魯晉秩廷平公歸無所
士民皇皇誰其予撫　帝曰欽哉往惟汝諧

保釐圻輔雜夷草萊三沙底績萬姓乞懷謳歌乃作瑞協泰階簡命益隆授節江右貞操彌堅芳猷逾茂政洽朞月聲蜚宇宙蓄臧巨藩臧迹窮慇上台虛位輿望有歸天奪時賢曾不憖遺保章告變執法況輝仰歷宸悼俯切民悲筮仕自始考終在斯嗚呼哀哉今茲之春公以鎮遷維此玄冬公以柩還寒空泬漻逝水潺湲吏民瞻望有淚盈川某等頃忝屬郡儀刑在目曾幾何時變生倉卒令子奔

喪仁兄引紼世業有興求綏後祿嗚呼哀哉
何以酹公去酒在卮何以薦公薛芷江蘺江
水悠悠距有反期英氣獨存肹蠁是依

祭孫孺人文

銀海鍾祥玉臺韞美維淄並潔暘谷啓彩淑
慎緹身嬈嬈含章餙儀鞶帶制節珩璜肅雍
內則式和閫政蕙問淵流金相璧映求諧鳳
卜儷獬鴻儒朝經暮史左圖右書遠紹宗祧
近開哲嗣甲第光前箕裘承志靈寶發軔惟

清慎勤充遵慈誨漸民以仁正笏臺端章明
憲軌受命中朝澄清外海秉驄南下刑牲誓
江炎炎烈日凛凛秋霜萬姓綰風百僚奉職
跂爸震驚殭梁辟易攬轡貞度陟屺懸情忠
以孝移夙夜靡寧曾幾何時竟罹哀苦嗷嗷
吳民曷其有所嗚呼孺人教子策名既食其
報乃返玄冥寵渥自天褒贈方始揚名衍道
寔維令子母也即遠瞻望弗及哀辭載滅寄
此胸臆

祭徐宜人文

坤軸懿靈圻輔右闕婉婉淑慎含章貞吉屢省肇帯式和內則蕙問淵流芳徽允穆爰定厥祥嬪於世鄉赫哉華胄卓矣賢聲宗祧遠紹中饋是承慎終如始蹈和履貞舅翁元老齊家治國建植綱常贊翊　皇極於惟宜人家婦是職出懋蘋蘩處麗絺綌修詩貴道稱閫昭德率禮無違徽音靡輟樂享太平儆監驕泆婦順時賢毋儀來哲發祥有永郁郁者

蘭舒為國華及此芳年芬藹襲人盈注海閒雲翔鶚薦水擊鵬摶宜人篤訓裕後光前紫誥貤封翟服魚軒恩崇梓里禄以世延積善餘慶神理固然宜永斯祜豪祉自天倘嵩克咎不免斯年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煢煢哀慶擗踴郊畛灑淚川原空閨寥廓棟宇霏煙巡省堦塗髣髴翟軒仰瞻素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遂臻舊都遊魂海已大隧開塗靈將斯戢嘆息露輿揮淚雨集

徘徊輀柩號顩弗及戚釆清都收華玄室恥
恥遊靈將安所極容光幽邁豈有爻跡節移
虛饋氣變空衣中庭草㬈階上螢飛傷縈里
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慄惟凄鷩葭久轉
悲懸夜嘶素紼飲維華軿觧馭山隧恒陰松
阿靡曙離天溼兮就銷沉委白日兮即冥暮
翁有秀兮蘭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其通家
世誼無忝厥初簉遊江甸客邇仙閭聞訃盡
傷遣奠叙歡芳藻告絜清酤載醼遡彼惠風

雜著

原恆

夫聖無恆師則學無恆地由是而之焉吾見其進矣安而不遷止吾止也雖然變通不息大賢之上聖之事也其次莫如恆夫有恆之道孔子再致意焉故嘗爲之說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恆乎或曰信如是恕可後乎曰恆翕也恕闢也恆以立己恕以達人恆

其忠乎盡己之義通一無二匪恕則曷恕焉是故一言終身吾於恆亦云爾今之學者矢一而鵠二而曰吾能射乎十步而九息而曰吾能至乎不恆其師淆亂而無從不恆其地放逸而無功先王建學立師良有以哉我
皇祖草昧之初惟茲首務效在得人百餘年來師儒充位宮舍具觀作新之者再擇師與地而育之因有書院之制古今海內四大書院傳著載籍餘不可勝計然皆以崇信大儒

講明性學而立其多者元公文公不啻五六處也誠以繼千聖之絶學集諸儒之大成二公之事功則有以異於諸子者矣惟吾鄉聖賢之墟書院舊有閔子伏生太山東萊之名今無聞焉湖南之勝創自近歲齊魯雖大且號多賢然而地靈人傑悉於是乎會矣胸岡遲子德徵力學好古潛心道奥觀書務求聖賢指趣臨文雖千萬言必以理勝摹擬想像希恍一時以爲深恥予與之遊十年未聞其

擇言過行也督學遵巖王公江峯呂公徵書踵至乃爲湖南之遊予於是信二公知人湖南得人矣朐岡之學窮居而不輟獨立而不墜而況於得所因乎同遊之士皆君人也其亦何負於湖南如其不然千里來學廣奔謁之路虛譽日興關徼幸之門樂群聚讙浪之娛靜脩眺宴安之靠注目一試自分得舉矣而主司亦惟恐不得此以厭人望也嗟乎舉法之壞其自此始乎今之庠序有恒地司教

有恆職又更而之他如其弗率又何之矣上無恆教下無恆習吾不知其所終也或曰書院之設所以育真才也而他不與焉夫真才者胸罔其人與吾觀於胸罔少而要學猶是也長而頗給學猶是也既而術成名立俟時而已學固益力此無他恆性存也又何待於外求然則古人之制非與曰不然也紫陽之在白鹿也人之從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故莫不樂得其道今也不然上以近名下以

干祿也故莫不樂得此矣[illegible]不可同年而
語者使胸岡得紫陽爲之一[illegible][illegible]公更有得即
章句之學已落第二義矣[illegible][illegible]者哉是行
也友人張福門人孫紹先輩[illegible][illegible]以鄒餞之
屬予贈言予惟湖南之遊不凡人[illegible]胸岡重胸
岡之往也湖南於是乎增價矣[illegible][illegible]恆

三慶篇贈龍溪子

龍溪子今之純人也少游鄉校三十年餘
不售一第同志惜焉歲己亥有司舉 天子

衿纓之冠裳如百官制必諸生屢試不第年踰五十不樂仕進者聽愬於是有以仰窺聖人之至心矣揚側陋至公也逸高年至仁也奬恬退至義也龍溪子未舉於所司而上承天子德意君此其渥於是乎鄉人胥慶焉沐殊恩也既而屏志章句咏歌聖明逸行淑身高風振俗邑大夫聞而賢之遂賓於鄉飲酒禮遵高皇帝制也斯禮也創在中古隆於昭代豈寧燕乇惟德是考對揚

聖謨恒愳隕越儼然　皇祖照臨在天而臣民應德也可以觀化雍容巽順不愆於序溫然古君子相與周還於樽俎間也可以觀禮龍溪子與在其位久矣嘉賓於是乎鄉人胥慶焉躋盛典也是歲龍溪子生男子先此未有也以先人之緒恒以爲念人曰焉有善士不嗣續乎至是嫡長子生生而岐嶷於是鄉人胥慶龍溪子之有後也馮子曰爵在君名在人嗣續繫於親之三者不可以强爲也然

而舉世貴之慕之而不可必矧曰兼之龍溪子於其所不可必者兼之矣抑胡為其然哉吾嘗為之說曰德不出於堂堂之士而太樸之人恒得之龍溪子性耻芬華居遠壓市盖未嘗剖其真而岐於習也是其淳厚質直無媿古道其先世可以推知其人則夫餘慶之衍盖在是云僕與龍溪子為同門友三年僕素所欽也既而各辭去不恒值每懷耿耿適同志述鄉人意圖贈言于僕以為龍溪子慶

遂欣然命筆作三慶篇

壽卦壽康東汾時以憲魚鎮青州

壽康侯承錫繁祜日方至利振民彖曰壽外柔而內剛上靜而下止止而順壽壽考之寧人道乃亨含弘篤實悠久無疆潛根襲固絡乃不崩康侯受祜與日偕昌振民之利萬夫之慶象曰山奠於地中壽君子以順神育德對揚休命初六盤根勿伐無咎象曰盤根之閟天機深也君子不伐以養心也六二毖之

翘翘或益之齒吉象曰翘翘之慎厚自獎也或益之齒天道察也九三壽於金石終始乾乾無不利象曰金石之壽德剛也終以如一自彊也六四尚父泣海邦先義後仁三年有成大孝貞象曰先義後仁小人長也三年有成老益壯也六五服如耽如飲食衎如象曰六五之衎壽徵也上六期頤元吉象曰期頤元吉令厥終也

城隍祠祈雪告文

國家設邑分理必祠明神蓋主於祭吏之治
而拯民之災縣令涖任之初先禮於神而謁
恩次之以神之所主司者甚重且大也涞水
負山作邑土瘠民貧連歲大侵殍亡過半今
茲薄収而併輸四年之賦地利竭矣民命弗
堪所賴以興嗣歲者宿麥之在地也乃者隆
冬不寒奥閉藏之義雨雪不降枹膜乾之憂
麥已槁枯萌蘖殆盡小民觖望上下皇皇至
此而神弗之救非所以關於幽明之際矣若

縣令有虐民之念殃民之政罔民之利貽民之害宜干神譴則孤身寄千里之外故鄉有八口之家悉聽於神自甘冥罰用彰厥報苟徒以瞸乾示變是益重民禍也縣令與神皆以民爲依至乃交禍其民是大不可惟明神其亟圖之以慰宇内同雲之望

報謝告文

敏等既瀝誠致禱辛壬癸甲駿奔在廟既而得請於神雪三日矣邑父老願以少牢祀謝

敏未以爲足也乙亥又雪民心始宗厥明從
父老之請陳牲載酤而報於神曰泲邑之民
男不商賈女不織絍衣食之需資生之策悉
仰給於畝畝之中臘不雪則三春無以成其
始九秋無以成其終陰陽氣機之感神實尸
之民之終窮神亦何利之有今者應禱而雪
貽我來牟土膏在下農人無恐獻歲發春繼
受明賜吝吏民之懇望示昭假之不遲報祀
之典安可以已然神以令長失職之故沓其

民以警吏迨夫警而禱禱而應亦既後焉則不如親于其身而示之罰無波及其民也嗟乎吾民之憔悴既太甚矣極力庇育猶慮其起而況以苗示乎自今與神期一德庇民無爲民苗以佑成于吏治

祀竈告文

舊俗歲杪祀竈有恒期今歲之期日在甲戌主人方以禳旱致齋於外禱於上下神祇不遑內顧曠而弗祀盍闕如也後甲三日始有

事於司竈之神而告之以文曰夫時祀之脩不迎神則不降不送神則不升俗傳神今上升有日矣乃主人未交於神得無勞相待乎有司蚤夜悼懼請禱弗懈爲烝民粒食計耳粒食不繼神將無所憑依固亦神之憂也然則雨雪在地而神乃升於天抑且無內顧憂是主人之送神未爲晚也又傳神既上升必摭主人一歲所爲善惡聚陳之　上帝懼有譴罰則祭必以飴詌以膠神之口而餌之以

甘膠之固不可餌之亦非是自吾之祀神每
去飴而薦茗將以爽神之口而苦其心冀神
奉盡言之職而吾遠媚神之嫌自吾之吏於
茲邑也苞苴入門神必知之燕安在室神必
餶之祿不逮親而先妻孥神必察之雞鳴而
起惟日孳孳善歟惡歟神必別之其有壹民
之心殃民之政罔民之利貽民之害神必悉
之願以是夕聽命於神而轉聞於　帝毋吾
隱也若乃膏粱不御而飯脫粟園蔬不拔而

甘蔬食近於饜　君之祿奪民之利涉於晏子之陋公孫弘之詐然主人生於吳松長於建業游於楚粤燕趙之區而歸耕於海岱之陬殆非誠齊人也緣夙負野人之性非脫粟不飽非蔬食弗甘酒盈爵則醉肉勝食則逆恒以此為恨生來非食肉相自謂薄命人然神寔號司命吾固不敢怨神虐吾於薄神亦勿以吾之無醇醲之味適烹飪之宜謂敢薄於神之執事者縣前之事吾吏事也神必訴

之餘後之事吾自奉也神當弗吾較矣嗚呼
吾既不敢以飴糊神之口又不敢以嘉栗旨
酒奠饗既醉也乃撤所薦之茗而酹之者三
神其升我毋謫主人使失神職

謝雨告文

維今四方之俗有司之事水旱之災祈而得
請則報謝於神不祈則不謝也縣官無格神
保民之德恒以雨暘不時爲憂毋遇旱乾非
大吏移檄至邑則不敢私禱心竊自咎不釋

旦夕望檄下冀得伸其虔懇以乞于神無何檄未下而雨輒至若此者屢矣神蓋未嘗忘吾民也由春而夏時雨如望而注以理推之乃亦有秋宜舉祀典以答靈貺貺而不報非事神保民之心矣可不待令而行者也敬陳牲俎用伸報謝神其溥惠以永康年

與薛文學論郡志

竊惟太守肇千載之曠典足下炳三齊之偉牒纚被文梓昭並列星功成不刊餘復何憾

然而高明遠覽顧猶屑屑孜孜附耳寡昧者何哉或者元稿未及裁定便不得成一家言各帙出於衆手豈容無牴牾繁複者錯雜其中非仗足下點鐵成金手段將難以示久久矣即如宦蹟則詳於古而曠於今人物則慎於前而脩於後古今一理遠近一道宜無太相懸也郡屬凡十有四而二邑闕宦蹟蒙陰小邑宜不盡無可稱益都倚廓都會之下者昭代豈無循吏可録者哉甚至堂堂名郡寥

寥二百年間良二千石蓋不乏人録一李守附之荒政太希闊矣人物小傳尤可商確前哲無容議也近所收録不失之濫則失之騣必也與論允愜無嫌於濫蓋棺事定無嫌於騣以今之民果迄無公論乎其猶生活者將竟免於蓋棺乎信斯言也則濫可汰也騣可待也有所汰以存實録有所待以全晚節斯不亦光明俊偉事業哉孝子慈孫不能晦公道而顯其親端人慤士不能遠私嫌而昵其

黨而况於足下以高雅之才卓犖之識察之精而審之當於此而任之不力執之不固汰之不盡擬議却顧而不自安則此書之成將如精金雜鉄羨玉韞石識者遺憾有不可勝情者矣必有斬釘截鐵心腸然後可施點鐵成金手段足下又將何諉耶僕原作者之意非有心詳畧去取於其間直以舊志所闕則不得不畧新聞所得則不得不詳創以未定之草以俟總裁之筆完璞求斷呈之玉人琱

璉精工在此舉矣郡縣無志者必有德政去
思等碑名宦祠典何處無之此可嚴宦蹟者
郡守以下必有可攷而錄也人物中未亡者
悉待事定而近世者更加核實一稽公論畧
無異議方得收錄其小傳原文槩以采輯行
畧而已亦非一家手筆蕪詞稚語附會湊合
者多刪繁就簡易俗以雅撰次成一家言可
以傳遠取舍無憾不顧避忌可以傳信實以
傳信文以傳遠文實兼備斯其志矣斯其志

矣寡昧之見狂僭之言惟高明不以罪我

益都耆民留轔記

安肅省岩王公舉壬戌進士奉　上命來尹益都甫三載政成民乂塋章屢上最績登聞上甚嘉焉至是復奉　命徵詣　闕下將畀清近之秩以階台鼎之任奉檄之日明發戒行是行也　賢王郊宴大僚勸駕縉紳出祖而士庶攀轅卧轍之輩殆不可以數計匹夫匹婦襁負其子聚觀道旁咨嗟竊歎如失如

慕有泣下者前蔽後擁公車爲之不馳迺再三慰勞宣諭遣歸無妨穡事民不爲動俄有父老搴帷裳持公足頓首號曰願得公鞾以塞衆望公笑曰是安用敝屣爲哉吾今以召去不能爲若主吾誠無所貽於吾民則已耳無庸此貽也父老曰我公爲邑三年秋毫無所取於民而其所貽者則侈矣屣雖敝而有芳躅存焉願留其敝以貽芳也公再三辭謝不從竟爲鄉民脫其鞾而去觀者讙呼稍稍

辟易車始得前時七月念四日也是行也
宗藩以摛藻館大僚以獎撽至縉紳以贈言
進寵數交錯禮文隆縟近所未聞而民庶以
留鞾遮道戀戀不忍舍去是豈可以強爲者
哉然余嘗薄遊四方往往見留鞾故事至有
連墻累櫝者反不爲異益都建邑以來僅見
此舉盖異數云三代直道乃在斯民先聖之
言於是尤信余嘗覽舊制闕名宦未嘗不掩
卷而歎豈以益都名邑　聖朝宣化二百年

來獨無循吏可稱述者然而詢之父老益以耳目之所睹記如公之儔蓋難其人欲擬循吏傳而未之能定也嗟乎前乎公者不尤其政而尤其民至以益都為忌而不樂於其位率以自敝亦以多矣後乎公者循公之政而休養其民與邑相安於無事則其政成民乂有成憲焉令長宦成而民受其福是公之遺愛於不窮也公之政蹟具公牒德教具贈言綜核之司能言之士數之悉矣異日必有撰

勒去思碑著循吏傳者垂之金石傳之竹帛以昭信史余所爲記留犍事也固不得詳於敘述之大直以細民之情言之舉公之政有十善焉愛民如赤子節費如家貲省刑而法不廢簡訟而民不爭祛蠹而積害頓除平役而調停允當窮鄉無追攝之擾流移有招撫之仁馭吏以法而邑聿脩道民以善而民俗厚凡此十者公之貽於民不其優哉至其自守之嚴事上之愼交際之有道教育之有章

上下四旁無弗齊縉紳縫掖之士無弗洽也政是以成民乃不忒則夫不尤其政而尤其民者覩公遺跡可以省炙雖藏於櫝而懸於邑門之上緣民之情則以識公遺愛而無意於風勸之道然而今之祠亦與後之嗣至者必有省焉是愛之遺於無窮也

復友人書

不肖夙負不才之資久便踈放之性坐荒筆研之役已絕仕進之心九躓貢科不一作色

介念者自揣頗明前途匪測也弱齡從先君子守石阡備嘗夷方艱苦既遷貴臬分鎮威清不離夜郎之域前後五年間關萬狀父子衣跣布食粗糲衝毒瘴冒絕嶮人所弗堪居之不變雖窶無一鏹而舉室幸獲安全定播凱百年讐殺之難銷龍氏一旦激變之釁此其功之表表彰著者已奉　明旨不次遷擢而竟以不能俯仰於人論調乃遂浩然以歸私竊自念先君以三十年科名一生苦節萬

里功勳而竟以廢罷其獨何人敢於仕途周旋奔走也歟迹山林晩領是邑既違本志事多齟齬不幸而值　國計積逋之後又不幸而值　勑使鑿出之時一秋而舉四歲常賦一月而完四季料銀民力竭矣而太僕行部則徵連年馬價屯院廵歷則起運年粒銀舉皆惟正之供類非不急之務於勉強支持之際爲調停緩急之權率先豪貴寬假惸獨欲使小民少延須臾勿死耳而邑人稍殷實者

皆爲將軍爲校尉爲力士其大姓巨宗爲執
金吾爲中貴人計兼併之地獨多視升合之
稅爲雹必拂其心皆能騰口於都城　大內
之間而取重於明公上鄉之列不肖誠愚且
闇顧不知自恤者安能恤此輩也槩五日會
計按籍比錄不罪里甲不詰小民獨摘大姓
多負者懲之不必假借凡不肖之所懲督皆
都城杯酒請託之家也此法一行而積逋得
强半矣由是數日之內幸完本年之額適郡

使者督稅出欲收此爲功乃求馬箠百枚間
道至縣徧笞完粮者而大姓之奴與焉使者
怒其出不遜語因之使加五木且將死不肖
竊爲之請釋使者不可曰爾可謂罷軟官矣
翌日使者去竟自出之不以爲德反詈縣官
乃令加五木如故此鄉官之譽馬箠之謗所
由起也既而防秋之役興使者旁午供億告
乏而旦夕所至時刻不可稽千室之邑三家
之市倉卒亡所措也耶蒙闔院按臨先降憲

槼限以品物分數極爲簡薄過則罪之甚便於民自此之外務以豐潔相尚雖不盡納不敢鈌也是時往來車馬闐駢冠盖相望有隨檄即至者有無檄而至者各因察院輻輳於此似不宜以相妨爲嫌矣然而一飯必報乾餱以愆不肖切身之患乃在於此雖有備物弗躬弗親猶曰不享而嫌釁百出此公使之謗所由起也都下相識時有傳示大約所聞皆不肖之所痛懲而亟罷之者往時縣官萊

蔬皆出示課按遞隷役悉使屠儈不肖禁市課之供而同僚悽怨更屠儈之役而里巷少寧頃里甲者一切廢罷出門則以壺漿簞食自隨延客則以或菜或魚自辦本分之外毫末不敢苟自惟不能仰繼先人之志而以頽墮家聲爲深耻兄弟相勉無忝所生而已浮名之升沉不計也饘粥豆羹無異石阡妻子聞之安心家食乃不意人心之危逾於蠻山之險蠛謊口之毒慘於炎荒之瘴癘九夷之

陋固有安於邦域之中者矣𠛁鬭流言即圖退棄而勢有牽掣非若古人直任自如之世甘心茹恨亦不求雪公是公非非辯說所明也言及於此又涉文過辯說之詞惟高明洞識之餘閒遣寄察豪貴側陋之間言或不倫則可以參伍是非之實矣猥辱受知門墻之下深懼有乖曲成之心冒昧瀆陳無任悚息

樂府南呂引

涞邑叢爾山谿之内田野痟所近山多石瀨

水則沙民率惰業五穀不蕃然故爲偏安易治之地以山有茂林園有嘉實采而售之寔佐地利邇以庚辛之間三歲大侵五穀幾絕民遍樵山伐園負薪燔炭致之　京師且有茹蕨糗皮以救死者然而徙者過半死者半矣山童地赭民物蕭索之餘余受命至邑蓋爲之憮然者凡數月也招徠休息既次一年方春蘖生始勸民樹藝牆下道左隙有棄壤民油然從之其弗化者弗詰城門之外官路

達於四境側塹毗障高深廣二丈如干數塹以內樹以楊柳相距尋有尺障之巔種以條枚相距尺有咫舊制拒馬河每歲繕橋梁以通貢薪運道屆夏防漲則撤而須焉供官吏私爨矣余不可用盍儲之以預秋乎僉曰無能蓄也浥腐之患守舍之費不如用之乃令程材陶甓完城堞脩學舍治廳行署以次一新盖自數十年頹敝者得全焉而執役力作皆胥徒之在官者民無一錢一力之擾以土

木之材工作之費胥營之官民弗與知也然猶能餘故木以儲秋役乃新橋輸材者纔及半而止余因召民至前諭之曰材僅贍橋足矣餘無庸爲也即止之則既輸者弗能平其未至者姑令勿亟及春各輸一栽以樹官路再秋則統蠲林之半自足也衆欣欣退趍其穡事春乃肩其栽而至則令徇道路者樹如法儼行列矣父老語曰前二十年邑有路率者仁人也種樹近郊欝欝成喉頃爲吾民茹

其葉糗其皮薪蒸其條榦無遺株殆樹之菑民之賴也余獨自憾不能慎脩以樹謗繼之者將以樹懲也長養之難翦伐者至矣安能爲路公二十年遺惠哉雖然翦伐之餘萌孽之滋苟有存者安知千載後不喬木哉使余信如謗者語則吾民之子若孫必相傳而指之曰是先人之以一錢得於劉侯者吾黨其世世守之余名不彰且又哉故不薄其名不恥鄙事又從而爲之詞詞見別稿

賀王指揮石帥平盜帳詞并引

伏以素商戒節上帝所以宣威黃鉞麾師明王因之耀武撥側奸宄補雍熙之未融保乂生靈佐聲教之弗暨由茲戡亂孰能去兵我　國家大啓洪基仰稽玄象諸邊巨鎮所以外禦不廷列郡戎藩所以內威不軌頑惟升平日久寇竊時滋屬者小醜肆罪於潢池宥同豺虎爲毒於塗炭無計聚麻阨險負山方尸居而作固阻兵

拒命敢臂奮以懲悛不有勇謀曷勝匡濟
恭惟具官家聲著代世德在人拜命　中
宸職司外警才猷傑特允爲將士之先韜
畧縱橫寔副維藩之重銅符寵授玉帳雄
開擁長劍而白日寒抗危旌而黃雲捲我
師奮撲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摧崩功有輕
於拉朽殆無遺孽直殄兇渠羽檄星馳曾
不留乎信宿烏臺霜凜逌亟意以褒揚凡
在邦人舉稱快念況茲寮屬尤切懽悰是

用作此凱歌宣之部曲聊伸燕喜畧叙鴻勳其詞曰

寶劍橫秋長歌能壯心激烈環海岱塵飛四野烽連三月虎旅戰酣紅日退馬蹄踏遍蒼山裂看須臾滿地起刪桼豺狠穴　丈夫事人臣節酬國志封侯業且從茲小試便收奇捷須洞千層炎海浪蒼茫萬里天山雪待英雄赤手定要荒垂名迹　右調滿江紅

鎮江府西津渡口玉山報恩寺重脩募

緣文疏

寺為浮玉亭故址亭迺宋郡守程邁立都統制劉元昌重建郡守史彌堅易名東南形勝亭元至大中改建玉山報恩寺 皇朝弘治中太守王公重建增置觀瀾亭尋廢茲惟太守秦公作新勝蹟聽募法財共結良緣須陳短疏

維摩千百萬億身不生不滅江南四百八十寺或廢或興跡有可沿往無不復況茲西津

古渡寔惟北固上游爲舸鼓檝於朱方千艘
揚帆於自下天都地限扼爲海內襟鈴楚尾
吳頭控作浙西門戶宜存名刹以奠雄畣即
浮玉之故基前元創始侈觀瀾之崇構昭代
更新閱塵刼之推遷積風霖之剥蝕囬廊寂
寂鉅入頹波古木悠悠流爲斷梗更無殘碣
從何磨洗認前朝剩有荒苔徒使登臨留勝
跡覊人佔客頻佪止而興嗟逸侶高賢纈跂
依而息念空瞻道岸莫濟慈航無那浮雲變

古今惟見大江流日夜茲盖伏遇仁賢太守明哲鉅公涖郡政而百廢具興觀民風而九流咸糾勝惟福地惜此禪林聽募化於緇流恐重勞共赤子所在上方寶殿太半猶存中極璇題平分無恙但即此間仍舊貫賢於他處作新宮八觚柱石無斧鑿痕有如斯清淨七寶法身具慈悲相是何等莊嚴方畜下手速脩便道攄心喜捨伏願貴官名宦分有餘之俸資善士信人作無量之功德齎糧何嫌

升合捐貲不較分釐竹木參差截長補短釘灰瑣細積小成多朝朝暮暮渡頭人煩運淘公之百甓去去來來京口客請留劉寵之一錢當知衆人爲聖人蓋因小取是大取民財從兹節省法藏於焉典浙玉山金山銀山證明三寶菩果因果功果普賴十方心誓完脩口占半偈法輪重轉玉山頭鎮靜東南第一州月印江心槪色相清光漾漾水悠悠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五終